

朱光潜全集第二卷

变态心理学派别

变态心理学

中华书局

《朱光潜全集》(新编增订本)顾问、编委

(标*号者为新增顾问、编委,按姓氏笔画排序)

顾 问 王朝闻 叶圣陶 朱德熙 沈从文 季羨林
* 叶 朗 * 刘纲纪 * 汝 信 * 李泽厚

编 委 叶至善 朱式蓉 朱 陈 许振轩 严宝瑜
吴泰昌 张崇贵 商金林 程代熙
* 王德胜 * 朱立元 * 朱志荣 * 刘悦笛
* 邹元江 * 张 法 * 劳承万 * 李醒尘
* 肖 鹰 * 宛小平 * 金 雅 * 顾 青
* 高建平 * 钱念孙 * 凌继尧 * 聂振斌
* 徐碧辉 * 阎国忠 * 曾繁仁 * 滕守尧

执行编委 * 宛小平 * 顾 青

《朱光潜全集》(新编增订本)出版说明

朱光潜(1897—1986),安徽桐城人,著名的美学家、文艺理论家、教育家、翻译家,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。

朱光潜先生幼年饱读诗书,青年时期在桐城中学、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;1922年香港大学文学院肄业后,任教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、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。曾与叶圣陶、胡愈之、夏衍、夏丏尊、丰子恺等成立立达学会,创办立达学园,进行新型教育的改革试验。1925年考取官费留学,先后肄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、伦敦大学,法国巴黎大学、斯特拉斯堡大学,获文学硕士、博士学位。1933年回国,先后在北京大学、四川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安徽大学任教。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、常委,民盟中央委员,中国美学学会会长、名誉会长,中国作协顾问,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等。

朱光潜先生学贯中西,博通古今,对中西方文化都有很高的造诣,在文学、哲学、心理学、美学诸领域,取得了卓越的成就,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。

朱光潜先生将自己的美学思想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个阶段。他的很多著作是在解放前完成并出版的,如《给青年的十二封信》(1929)、《变态心理学派别》(1930)、《谈美》(1932)、《变态心理学》(1933)、《悲剧心理学》(1933)、《文艺心理学》(1936)、《诗论》(1943)、《谈修养》(1943)、《谈文学》(1946)、《克罗齐哲学述评》(1948),同时翻译出版了[法]柏地耶《愁思丹和绮瑟》(1930)、[意]克罗齐《美学原理》(1947)等。解放后,朱光潜先生开始钻研马列主义,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探讨一些关键性的

美学问题,出版的著作有《西方美学史》上卷(1963)、《西方美学史》下卷(1964)、《谈美书简》(1980)等,并将大量精力放在翻译西方美学论著上,先后将[美]哈拉普《艺术的社会根源》(1951)、[希腊]柏拉图《文艺对话集》(1954)、[英]萧伯纳《英国佬的另一个岛》(1956)、[德]黑格尔《美学》第一卷(1958)第二卷(1979)第三卷(1981)、[德]爱克曼(辑录)《歌德谈话录》(1978)、[德]莱辛《拉奥孔》(1979)、[意]维柯《新科学》(1986)等著作介绍到中国,为推动我国美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朱光潜先生一生著述和译著丰赡。先生去世后,安徽教育出版社自1987年至1993年陆续出齐了《朱光潜全集》(二十卷)。由于种种原因,有些材料当时未能收入,加之近二十年来,又陆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文章,所以,出版《朱光潜全集》增订本已是学术界、读书界的一致希望。为此,中华书局聘请专家组成了新的编委会,在保留原来编委的基础上,根据需要新增了编委,召开了编委会,充分听取编委的意见和建议。此次出版,除了对《全集》内容的增补和修订,重新编排是另一项重要工作,目的是更加清晰地体现朱光潜先生各类著述的情况。兹将新编增订的情况介绍如下:

一、新编。《全集》编为三十册,将朱光潜先生的全部著作按专题重新分卷,各卷均按内容进行归类。每卷内大致按照创作时间的先后为序,个别篇章兼顾相关篇目的内容,前后略有参差。

二、增补。新增文章近百篇,有些是原版《全集》失收的,有些则是从未公开发表过的。新增文章均依内容归入相关各卷。

三、新拟集名。将单篇文章按内容分类,分别编为《欣慨室逻辑哲学散论》、《欣慨室中国文学论集》、《欣慨室西方文艺论集》、《欣慨室美学散论》、《欣慨室随笔集》、《维科研究》、《欣慨室教育散论》、《欣慨室杂著》、《欣慨室短篇译文集》等。

四、编制索引。各卷均编制人名及书篇名索引。第三十册为

总索引,囊括了各卷的人名和书篇名索引。

五、尊重原貌。为保持著作的历史原貌,对文字内容尽量不作改动。原书的译名不做统一处理,将在总索引中对不同译法的译名进行归并,以便查阅。

《朱光潜全集》(新编增订本)的收集、整理、出版工作,得到了学术界、读书界、出版界的支持与关注,在此,谨表示衷心的感谢!由于《全集》卷帙浩繁,内容广泛,写作时间前后跨度逾六十年,且很多著作都有若干版本,所以底本的选择、整理的方式不求统一,可参看各书卷末的《编校后记》。书中编校错误或在所难免,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12年8月

变态心理学派别

序

本不善作序，从来也没有代人家作序，此次总算破例了。孟实先生著《变态心理学派别》，所以要我作序者，盖亦有故。他在学问上的兴趣是多方面的；对于文学、哲学、心理学、论理学都感到无上的兴趣，而于文学及心理学尤甚。记得他赴英留学的第一年，还常写信来说自己很犹豫，究竟舍心理学而专研文学呢，或竟舍文学而专研心理学呢？亚理斯多德式的学者在现在是不可能的，于是孟实先生乃不得不有所舍。最近他已决定取文学而舍心理学，所以他说著了此书之后，将不再于心理学有所论列了。他以为我是他早年心理学方面的朋友，所以深承他的厚意，我便来作这一篇序。

孟实先生虽算是文学和心理学间的“跨党”分子，然而他在心理学上对国人的贡献，实超过于一般“像煞有介事”的专门家之上。

譬如我们现在都知道弗洛伊德,但是介绍弗洛伊德的学说的,算是他第一个。我们现在已习闻“行为主义”,但是介绍“行为主义”的,也是他第一个。我们现在已屡有人谈起考夫卡和苛勒,但是评述完形派心理学的,又是他第一个。读者只须查阅《留英学报》、《东方杂志》及已停刊的《改造杂志》,便可证明孟实先生在心理学方面的努力了。

由他看来,心理学在现在还是一种意见分歧、莫衷一是的学科。各派学者都很有理由攻击他人的主张,可都没有理由掩护自己的缺点。因为这个缘故,所以他在心理学上是徘徊的,怀疑的,不轻易表示态度的(可参看他的关于完形派心理学的论文,登《东方杂志》),也因为这个缘故,所以他对于心理学各派都予以相同的注意,不分厚薄。以“专家”自傲或自欺的学者,往往明于一家之说而昧于他家之说。所以先必有孟实先生的不偏不倚的态度,然后才够得上著《变态心理学派别》。此书对于变态心理学各派,可算是列举无余。虽说是漏脱 Dr. Rivers 和 McDougall,然而有了 Morton Prince 也就可以作他们的代表了。

我虽于心理学上主张“左倾”,然而对于孟实先生不偏不倚的态度,却也表示十二分赞成。这几年来,颇想能著一本《心理学派别》或类似的,以便初学,可是惭愧的很,因忙于他种无聊的编辑的事,到现在还未曾动笔。读了孟实先生的书,因并用以自勸。是为序。

一九二九,五,廿四,高觉敷,序于杭州医院内

第一章 引论

向来传统心理学者只以健全的成人为研究的对象,而对于成人的心理又只注意到意识生活一部分。近代心理学的最大成就就在把这种窄小范围大加扩充。

扩充的方向有二:一是离“心”的,一是向“心”的。

因有离“心”的扩充,心理学现已把动物和婴儿都包在研究范围之内。从前惟我独尊的成人心理学固然退处于附庸之列,而意识生活也被视为无关紧要了。这种运动的先驱者要推美国发生派心理学者和行为派心理学者。行为派主将华生甚至于把整个的“心”完全割去,专讲刺激反应,因为刺激反应是动物界的普遍现象,可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来研究的。

但是同时现代心理学又有向“心”的扩充。因有向“心”的扩

充,心理学已把隐意识和潜意识比意识还看得更重要。从前“心”和“意识”几乎是可互换的同义字,现在意识只是“心”的一部分,而且并不重要的部分。好比大海中浮着冰山,意识只是浮在水面的一部分,而大部分没在水中的是隐意识和潜意识。现代心理学者好比鲛人,尝欢喜没入深渊里去探珠。他们窥透心的深处,发见心的原动力不是理智而是本能与情感。这个新发见给十八十九两世纪的理智主义一个极强烈的打击。

研究隐意识和潜意识的心理学通常叫做“变态心理学”(Abnormal Psychology)。严格的说,这个名词并不精确。从近代心理学的观点看,任何人的心理都带有若干所谓“变态”的成分。比方说,谁不曾作梦?而梦就是一种“变态”的心理作用,普通人都可受催眠暗示,而催眠暗示也都是“变态”的心理作用。我们还可以说,通常所谓“变态”其实都是“常态”,因为“变态”是潜意识或隐意识作用,而这两种作用实占心的最大部分。我们读耶勒、弗洛伊德、荣格、普林斯诸人的著作时,每每有一种感想,他们把一切心理作用都用变态心理学的观点解释完了,然则变态心理学以外不就别无所谓心理学么?总之,“变态”这两个字是不合逻辑的。

“变态”这个名词究竟如何起来的呢?我们可以说它是传统心理学所给的浑号。传统心理学者只研究意识现象,而意识不能察觉的现象所以被称为“变态”。这自然不精确。我们何以沿用这个不甚精确的名词呢?第一,本编所介绍的学者们大多数都承受这个名词而不辩驳,所以在科学界“变态”两个字在大家心中都有一种相同的“外延”。名字的意义本来是积习养成的。既成了习惯以后,虽然经不起严格的推敲,而为便利起见,我们正不妨沿用。第二,我们所介绍的学者们大半起家于精神病医,所谓“精神病”自然

也是程度问题,而极端的例子实在是与“常态”有别。

变态心理现象的研究由来已久。亚理斯多德在《诗学》(Poetics)里论悲剧的功效,曾说哀怜和恐怖两种情绪可因发泄而净化(katharsis)。他所谓“净化”和弗洛伊德的“升华”就很相似。近代德国哲学家对于弗洛伊德派心理学说早已开其端倪,莱布尼兹(Leibnitz)以为造成世界的原子(monads)都有感觉。原子的等级有高低,而它们感觉的能力也有强弱之别。最高的原子才有“明觉”(clear perception),中等原子有“混觉”(confused perception),低等原子只有“昧觉”(obscure perception)。所谓“昧觉”就近于“潜意识”。叔本华(Schopenhauer)以为世界中事事物物都受意志支配。低等生物也有意志,不过自己不能察觉。“潜意识”也可以说就是“不能自觉到的意志”。尼采(Nietzsche)以为人的根本冲动是“趋附权力的意志”(the will to power)。荣格和阿德勒的学说都很带些叔本华和尼采的色彩,我们看完本编之后,自然知道。后来哈特曼(Hartmann)把叔本华的学说应用到心理学上,其主张更与潜意识学说相近。比如他说“本能是受制于无意识的目的之有意识的意志”(conscious willing conditioned by unconscious purpose),就几乎与弗洛伊德同一鼻孔出气了。

我们在本编只是介绍近代变态心理学的主要思潮,所以把只有考据家用得着的史料一概从略。而且我们的兴趣偏重在科学的研究,带有哲学色彩的心理学说也和我们气味不相投。

概括的说,近代变态心理学有两大潮流:

第一个潮流发源于法国,流衍为“巴黎派”和“南锡派”。“南锡派”近又流为“新南锡派”。“巴黎派”中的耶勒也独树一帜。这一般学者有三个重要的共同点:

(一)他们都着重潜意识现象(the subconscious)。

(二)他们都用观念的“分裂作用”(dissociation of ideas)来解释心理的变态。

(三)他们都应用催眠或暗示为变态心理的治疗方法。

美国的普林斯是受过法国派思潮的影响的,所以这三个要点在他的学说中也可以看出。

第二个潮流发源于奥国及瑞士。在奥国的叫做“维也纳派”,以弗洛伊德为宗,在瑞士的叫做“苏黎世派”,以荣格为宗。阿德勒受学于弗洛伊德,本为“维也纳派”的健将,因为和同门的朋友们闹意见,后来离开自立门户,一般人称之为“个别心理学派”。这几派学者大半都不着重潜意识而着重隐意识,都以为精神病源不在观念分裂而在情与理的冲突。他们大半抛弃暗示和催眠,而应用“心理分析”为变态心理的治疗方法。

这两大潮流的派别可列如下表:

(一)注重潜意识者	{	巴黎派——夏柯
		南锡派——般含
		耶勒
		新南锡派——鲍都文
(二)注重隐意识者	{	英美派——普林斯
		维也纳派——弗洛伊德
		苏黎世派——荣格
		个别心理学派——阿德勒

本编将顺序将这几派学说的要点作一简明介绍,偶尔附一点批评。

第二章 巴黎派与南锡派

在近代各国中，研究变态心理的风气以法国为最盛。法国变态心理学在十九世纪中有两大派别。一派以巴黎的沙白屈哀医院 (La Salpêtrière) 为大本营，所以称沙白屈哀派，亦称巴黎派，这派最大的领袖是夏柯 (J.M.Charcot)。一派以南锡 (Nancy) 的大学和医院为中心，所以称南锡派，其最大的领袖为般含 (H.Bernheim)。这两派的影响都很大。南锡派后变为新南锡派，现在风行一时的自暗示术即源于此。巴黎派夏柯教了两位青出于蓝的徒弟，一为耶勒 (P.Janet)，为现代法国心理学界的泰斗，一为弗洛伊德 (S.Freud)，为心理分析术的始祖。

催眠术的略史 巴黎派与南锡派是对敌的。他们争论的焦点为催眠术，所以催眠术可以说是近代变态心理学的催生符。我们

最好先略讲催眠术的历史。

通磁术 催眠术(hypnotism)是从动物通磁术(animal magnetism)脱胎来的。通磁术的始祖为十八世纪奥国的麦西卯(Mesmer),所以又称“麦西卯术”(Mesmerism)。麦西卯相信人体中有一种液体,周流全身,其功用颇类似磁气。人之健康就赖这种“动物磁液”(the fluid of animal magnetism)在全体各部分中保持平衡。如果身体中某部分所含磁液过多或过少,结果于是生病。动物磁液可以人意支配,又可以从甲体传到乙体,所以人体中磁液失平衡时,我们可以用通磁术将甲部过多的磁液移到乙部,或从甲体传些磁液给乙体,使各部磁液恢复平衡。平衡既恢复,则病立即痊愈。

麦西卯在巴黎开设一个通磁疗治院,尝奏奇效,所以生意极一时之盛。他怎样实行通磁术呢?疗治院四壁都用帘幕遮起,所以现出很浓厚的神秘色彩。室中央置一大木桶,桶中满盛铁砂,玻璃粉和水,桶盖上穿许多小孔,孔中插着铁棍。就诊的病人都围着木桶站着,各取一铁棍触身体上有病的部分。大家都肃静无哗,室中又充满着凄楚的琴音,仿佛是举行宗教典礼似的。麦西卯于是披着深蓝色的丝袍,持着像魔术师所用的铁棍,以眼光注视病人,绕桶游行一周,顺次用铁棍触病人,用手在病人身上按摩数过。这样一触一摸,他以为磁气就通到病人身上去了。病人经过这番通磁以后,尝呈迷狂状态,或发狂笑,或喃喃呓语,或狂舞乱跳。麦西卯称这种迷狂状态(其实就是催眠状态)为“健康转机”(salutary crisis),因为许多病人经过通磁发狂以后,原有的病果然无形消散去了。

通磁术进为催眠术 通磁术何以后来会变为催眠术呢?麦西卯的门徒蒲塞句公爵(Marquis de Puységur)有一次实行通磁术,发见病人在应现“健康转机”时,很安静的睡去,叫他摇他,他都不能醒。过一刻功夫后,他自自然然的爬起,走路谈话做事比平时还要

敏捷,可是仍然在熟睡状态中。蒲塞句把这种状态叫做睡行(somnambulism)。病人在睡行时对于蒲塞句所说的话莫不听从。比如蒲塞句告诉他现在很快活,他便自以为快活,告诉他现在是赴宴会,他便郑重其事的和想象的座客作种种周旋,这些经验他在醒后完全忘却,而原有的病也涣然冰释。这件事显然证明催眠和暗示的可能,虽然蒲塞句还没有拿这两个名词称它。

通磁术盛行以后,社会多视之为神秘,许多人又藉以招摇撞骗,所以惹起科学家的仇视。一八四〇年法兰西学院曾通令严禁通磁术,于是往日风靡一世的万宝灵应丹至是遂为学者噤口所不敢谈了。

白莱德的单念说 但通磁术尽管是荒谬,而睡行状态终待解释。到了十九世纪后期,催眠术又惹起学者注意。这个新运动的先驱为英人白莱德(J.Braid)和法人波屈兰(A.Bertrand)。从他们起,通磁术才正式变为催眠术,他们的学说和麦西卯的学说相较,异点在哪里呢?概括的说,麦西卯的解释是生理学的,白莱德和波屈兰的解释是心理学的。麦西卯以为催眠状态(即他所谓“健康转机”)是通磁的结果,白莱德等则以为催眠状态是一种心理作用。观念都有变为动作的趋势。念着赛跑时,脚就无意的走动起来,可为明证。通常观念所以不尽变为动作者,由于同时心中有其他相冲突的观念,如果注意力专注于某一观念时,则该观念尝实现于动作。在何种情境之下,注意力才专注于一个观念呢?催眠状态便是这种情境之一。所以白莱德说,催眠状态是过度注意(excess of attention)的结果。这个学说通尝叫做“单念说”(Monoideism)。近代许多解释催眠的学说,都不过是“单念说”的变相。

白莱德是催眠术史上的最重要的人物,所以催眠术又叫做“白莱德术”(Braidism)。他实行催眠时只叫受催眠者注视一玻璃水瓶塞。这足证明催眠的要务在注意集中,铁棍并非不可少之物,而通

磁之说也很无稽。白莱德又是暗示术的先导者,他尝患筋骨痛,越三日夜不能成眠,有一次自施暗示,入催眠状态中,过九分钟醒来,病即全愈。

李厄波 白莱德之后,催眠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为南锡医生李厄波(A.A.Liébeault)。他是南锡派的开山祖,是第一个人正式应用催眠于治疗术的。他的方法很简单,先将病人催眠,然后高声的告诉他,说他所患的病已全愈。“病愈”一个观念既暗示到病人的心理以后,他醒后便无意的受这观念影响,而病果然消失。李厄波相信观念影响健康,不特在精神病为然,即在器官病也莫不如是。所以他以为肺病、风寒、牙痛等症都可用暗示医好。这是南锡派的基本信条,后来般含的学说即根据李厄波的治疗法,而新南锡派的自暗示术也是催眠治疗法的变形。

南锡派与巴黎派的争论 南锡派学者研究催眠,偏重其心理的方面,而对催眠状态中的生理变化则不甚注意。巴黎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则与此适相反,他们专注意催眠状态中的生理变化,以为这是有迹可寻,不似心理的机械之繁复不可捉摸。持这种态度最明显的要推夏柯。夏柯与般含同时,因所用方法不同,所得结果不同,而他们的学说也就互相冲突。这两派的笔墨官司打得很长久,但是争论的要点不外两个:

(一)巴黎派学者都是沙白屈哀医院的精神病医生,平时所催眠的人都是患精神病的人,所以他们把催眠状态看作一种精神病征,以为只有患精神病的人可受催眠。南锡派以为催成的睡眠与寻常天然睡眠无异。他们发见他们所催眠的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可受催眠,而受催眠者不必患精神病。

(二)巴黎派既以催眠状态为精神病,所以指出几种生理的变化来,说那是催眠状态的特殊病征。夏柯说催眠尝呈三种状态,而

每个状态都各有其特征。第一为昏迷状态(lethargic state),其特征为四肢松懈,五官麻木,惟筋肉则呈现过度感动性(hyper excitability),例如轻触左腕筋肉,则左腕颤动不休,这种颤动少顷即由左腕传到左肘,由左肘传到右肘,由右肘传到右手。第二为萎靡状态(cataleptic state),其特征为缺乏筋肉过度感动性,病人肢体完全受催眠者支配,比如把他的手举起,它就永远举起,把它的眼皮张开,它就永远张开。第三为睡行状态(somnambulistic state),其特征为锐敏的暗示感受性,催眠者发任何命令,受催眠者都听命唯谨。夏柯称全具这三种状态的为“大催眠状态”(la grande hypnotism)。最奇怪的是这三种状态都可以施用手术使它们呈现,例如欲唤起第一状态,可轻闭眼皮,欲唤起第二状态,可将眼皮揭开,欲唤起第三状态,可轻按头顶。总之,巴黎派把催眠状态看作病症,由于精神病患者多,由于暗示作用者少。南锡派极力反对此说。在他们看,凡催眠不必尽具这三种状态,而具这三种状态时,也完全由于暗示,与精神病无关,尤其不是施用手术的结果。夏柯所催眠的人都是患精神病者,他们平时看惯了同院的病人在催眠状态中所发的种种生理上的变化,无形中已受了很深的暗示,所以医生用手合眼睫时,病人即预期曾经见过的昏迷状态发生;用手按摩头顶时,病人即预期曾经见过的睡行状态发生。总之,夏柯的受催眠者都是曾经受过催眠训练的人,所以他的实验结果只足证明催眠的要素为暗示,而不能证明催眠为病态。

巴黎派与南锡派争辩颇久。他们究竟谁是谁非呢?现代学者大半都赞同南锡派的主张,只有耶勒还跟着夏柯相信催眠是一种精神病态。

般舍的学说 催眠的要素为暗示。它是一种心理作用,与病理无关,催成的睡眠与天然的睡眠,根本并无二致。睡眠中暗示受